

上校帶著我在那兒站了五分鐘。也許他很清楚這兒的規矩，但是我並不明白，我們為什麼要在這兒枯等。

「布許上校，我不想再等，我們進去吧。」

說著，我昂著頭，按照西方的規矩，挽起布許上校的胳膊，踏上臺階，沿著中央的地毯走上前，無視於兩旁俯伏在地的大臣。

原本動也不動的國王，剎時間從寶座上彈起來。他大步流星快速走到我面前，暴躁的用英文厲聲大喝：「你是誰？是誰？」

布許上校嚇得馬上跪下，並且硬拖著我跪下來。「陛下，這位是新來的英文教師，安娜·雷諾文女士。」他低著頭回答。

我不情不願的跪著，極力挺直腰桿，使自己顯得比其他趴在地上的





那裡（手被銹在木板上）。一件薄外衣蓋在她的腳上，一塊皮革當作她的枕頭。她的臉朝著骯髒的牆壁，雖然聽見我們下來的聲音，卻一動也不動。

我走近一些，看見她的枕頭旁邊點著一對金漆蠟燭，一個小佛像放在蠟燭前面，還有一只花瓶裡插著快要枯掉的花。這使我稍微安慰了一些，至少在這可怕的環境裡，佛像可以讓我不會發瘋。

我如履薄冰的踏著一塊塊爛掉的木板，來到宋克林的床邊。她仍然沒有回頭。







我帶著她去見國王。雖然早上我才和國王吵過架，但是只要是有關天格格的事，便沒有什麼好怕的。國王看見他心愛的女兒進來，乾瘦的臉龐立刻堆滿了慈愛的笑容。

「父王，父王！」天格格一看到他就喊：「如果我要和老師一起坐很大、很大的船去英國，你會答應嗎？」

「什麼！你想去英國？」國王大概從來沒想過女兒會想前往那麼遠

的地方，「不行，不行。怎麼能讓你

離我那麼遠呢？」

天格格立刻擺出要哭的表情。國



王趕緊哄著她說：

「那我就陪你一起去啊。到時候我們一起去坐很大、很大的船。」

天格格這才破

涕為笑。我在一旁看國王這副模樣、

這種口吻，真是難以相信和早上的他是同一個人。我無法不感到氣憤，他這麼寵愛自己的孩子，她要什麼就給什麼，卻不理睬我為了想讓路易士回國念書，而提出的加薪要求。為什麼他不能體諒同樣是為人父母的



